

继李文星后,又一男子误入静海传销组织后身亡

天津打响取缔非法传销歼灭战

反传销人士称,被解救的受骗者中八成是大学生

继李文星之后,天津静海又发生一起一男子误入传销组织后的死亡事件。

8月6日,天津市委政法委书记赵飞下了一道死命令:决战20天,彻底清除全市非法传销活动。



8月4日,静海曹官庄村北枣树林,十多名传销人员躲在野外。



静海大口子门村西北角的传销窝点,脏乱不堪。

【决战20天】

天津下令彻底清除非法传销

继李文星之后,天津静海又发生一起误入传销组织后的死亡事件。据死者亲属透露,其尸体与李文星尸体同日被警方发现。

据天津市公安局西青分局官方微博消息,2017年7月14日7时许,天津市公安局西青分局接报警称,在西青区张家窝镇灵泉北里南侧附近小路上发现一具男尸。西青分局立即派警迅速赶到现场,开展调查工作。经对尸体检验无外伤。经查,死者张超(男,25岁,山东省郯城县人)7月10日来津到静海区误入传销组织。7月13日,传销人员王某某(女,24岁,山东省德州市武城县人)发现张超有中暑症状。当晚,传销人员王某某、刘某某让祖某某(男,55岁,黑龙江省北安市人)夫妇开车,共同将张超送往天津站让其回家,途中发现其病情严重,将其弃于案发地。

天津市公安局西青分局于7月14日立案侦查,7月15日,以涉嫌过失致人死亡罪将犯罪嫌疑人

祖某某、刘某某、王某某依法刑事拘留。

当天,天津市委政法委书记赵飞下了一道死命令:决战20天,彻底清除全市非法传销活动。凡举报传销组织及藏匿的传销窝点,经查实摧毁的,一次性奖励两万元。

8月6日凌晨组织开展打击传销的“凌晨行动”,截至8月6日上午11时,共出动执法人员2000余人,排查村街社区418个,发现传销窝点301处,清理传销人员63名。

与此同时,8月6日,李文星被诱骗进入天津静海传销组织的经过被查明,陈某、张某、江某某、翟某某、胡某等5名涉案人员被刑拘。据了解,“蝶贝蕾”传销组织成员陈某利用手机和邮箱在“Boss直聘”网上冒用“北京科蓝软件系统有限公司”之名,发布虚假招聘信息。李文星投递简历后,于5月20日被陈某诱骗至静海……

【起底“蝶贝蕾”】

规模庞大,等级分工明确,涉及全国多个省市

静海传销中,“蝶贝蕾”最有代表性,也就是李文星被诱骗进入的传销组织。据平安天津官微通报,该传销组织规模庞大,等级分工明确,涉及全国多个省市,参与者达7000余人。其中,仅在静海及周边地区就有1600余人。

早在2006年,“蝶贝蕾”传销案被山东聊城警方破获,涉案者达50余万人,涉案金额20亿元,犯罪嫌疑人遍布30多个城市,是当时全国破获的最大传销案。

去年11月底,大学毕业生海啸(化名)通过招聘网站投递简历,希望找份软件开发工作,被骗入静海上三里村一处“蝶贝蕾”传销窝点。

“两三天就会被骗进来一

个人。有人在外边避警时趁人不注意逃跑,也有人晚上翻墙逃跑”。海啸说,很多人没跑掉又被抓回来,被踹上几脚,再遭“大佬”一顿训斥,并面临更严格的监视。

他回忆,传销组织者监视、控制人身自由,甚至动手打人。此前有人借上厕所喊“救命”,被按在地上打,居民和房东听到后报警,团伙成员全部被带去派出所。“在传销组织内部,如果打人,一旦被抓损失就大了”。

“蝶贝蕾”传销组织,以高端化妆品吸引传销者入会,缴纳2900元“会费”即可入伙。组织内部分工明确,有会员、推广员、培训师、代理员、代理商五个级别。

“组织者会告诉新人,做到代

理商级别每月可以拿到38万元,出局的话,奖励290万元。”反传销协会成员张明(化名)介绍。

在传销培训现场,记者未看到“蝶贝蕾”产品的踪影。张明介绍,产品只是概念,并无实物。多名曾被骗入静海“蝶贝蕾”的人员也证实,从没见过产品。

“洗脑”是传销的重要环节。海啸介绍,通常是在潜移默化中影响新人,比如平时会聊“怎么成功”之类的话题,吃饭时强制每个人都要讲话,讲怎么提高身价等。“进传销后要交钱,很多人交了钱觉得不甘心,只能继续干了”。海啸在花数万元后,升到管理层,获得一定程度自由,最终伺机逃脱。

【传销“围城”】

静海传销案占天津全市一半还多

记者连日来探访发现,在静海大口子门村、小口子门村、曹官庄村、大河滩村、小河滩村、三街村、新一街村、花园村、上三里村、下三里村等地,均有传销人员的身影及窝点。

据中国裁判文书网网站收录,2012年至今,天津法院一审审结的231件传销案,116件发生在静海,占比过半。此外,16个区中,距静海较近的武清区(25件)、滨海新区(25件)、西青区(13件),传销案件也相对较多。

【受骗者身份】

以往是农村打工青年,现在多是大学生

静海传销13年来,洗脑模式并没有变化,主要是邀约方式发生了变化。“以往传销拉拢的是熟人,现在都是通过招聘网站寻找陌生人,也可以通过QQ群搜寻目标,约会、网聊、旅游等等,随便骗。”海啸说。

另外,变化较明显的是受害者群体的身份,以往主要是农村打工青年,现在则以大学生为主。出租车司机老陈曾拉过多名从传销组织里逃出来的大学生,送去天津站坐车。

反传销人士老王解救过上百名受骗者,当中80%都是大学生。去年11月,急于找工作的大学生小娟(化名),在多个网站投了简历后,接到“远程物流公司”

工作人员的电话,要她到静海参加面试。

前往“员工宿舍”的路上,小娟察觉到异常,“车往郊区开,都是破旧平房。”下车后,她给老乡发了定位。

被带到窝点后,小娟的手机被拿走。之后,老乡打来电话,对方拿着手机教她说“通过面试,感觉不错”。小娟假意答应,后找机会用方言告诉老乡自己受困,最终获救。

也有一些受骗者遭遇暴力甚至死亡。中国裁判文书网提到,2014年,满某等人被传销人员以找工作为名骗至静海后,多次遭到殴打。在被安排“郊游”的返回途中,三人趁机逃跑。路上遇到

来务工人员较多,给了传销滋生的土壤。公开数据显示,静海总人口近80万,外来人口占近25%。

资深反传销人士李旭分析,静海靠近天津市区,东临滨海新区,交通便利,物价、房租低廉,平房、城中村较多,适合传销生存,便于传销隐匿和控制新人。此外,通过网络招聘等邀约新人到天津市区或滨海新区,再转移至静海,着急找工作的大学生,不会怀疑太多。

水坑,满某不会游泳,在坑边绕行时,不慎落水溺亡。

大量传销人员盘踞,静海当地延伸出一项“捞人生意”。

反传销人士张明说,很多时候,在找不到人的情况下,会借助本地人的力量,花上几千块钱捞人,“一手交人一手交钱”。

东北人老王常年在天津、河北一带“捞人”,收费2万元左右,先救人后给钱。手机定位是老王找人的惯用手段,锁定人在哪个片区后,再挨个窝点去敲门。如果还是找不到,老王就锁定传销窝点和具体组织者,以此威胁要人。2015年7月底,他就是通过这种方式,解救了一名大学生。

(刘宇 李明 秦宇杰)

【记者深入静海】

传销窝点墙上写着“成王败寇”

8月4日下午,静海大口子门村西北角毗邻国道处,一间红顶小屋,无门,玻璃窗碎裂。屋内水泥墙上写着“成王败寇”等字样,燃烧后的蚊香和扑克牌散落在地上。小屋旁干涸的水沟里,遗弃着几床被子。村民指认,这里曾是传销人员的上课地点。

距此约400米的一处废品回收站内,是传销窝点。屋内杂乱无人,堆满垃圾。

曾陷入传销的多名受骗者描述,这样的环境在静海传销窝点很普遍,一间屋子睡十几个人,一日三餐都是馒头咸菜。

屋内墙面满是“鸡汤文”：“激情成就梦想”“人生苦短,必须勇敢,笑口常开,及时行乐”等。

另一间宿舍还留有求职简历、成员名单和传销笔记。笔记详细记录“邀约”“引线人”“带朋友”等技巧,如“这个行业是个百分之百成功的行业”“带新朋友的路上注意不要和陌生人说话”“提前跟领导发短信,不要谈论家里的环境”等。

静海西南方向的上三里村,百余处平房院落紧邻而建,分布

密集,几条狭窄的村道从中隔开。多名村民提到,传销团伙在村里及周边租下民房搞传销。“几乎都是外地口音的年轻人,几个人一组,早出晚归,躲到外面讲课。”

8月3日下午,记者在一家超市遇见两名外地小伙。“他们就是搞传销的,常来买东西。其中一人连续十几天过来,说是做直销,劝他也不听。”超市老板李军(化名)透露。

两人买了一瓶可乐,在超市拐角闲聊,其中一人皮肤黝黑,衣着邋遢,坐在地板上。他们均称来自河南,一人自称20岁,曾在郑州一所专科学校就读至大二,辍学来到此地。另一人自称27岁,来“公司”不到一年。其中一人告诉记者,“公司”要求不严,不会打人,有吃有喝,“想回家是可以走的,我是不想走,工作不算合法但也不犯法”,“我们有产品,以后会有很多门店。现在可能不挣钱,但以后能挣的。做这个的人也不一样,有人几个月、半年就挣到钱了。这里做得好的话,挣几百万也不难。”